

韩松落最新中短篇小说集《晚春情话》出版

电工班的李志亮离家出走了

Every Spring Is the
Only Spring.晚春
情话

韩松落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晚春情话》韩松落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年2月

大卫·林奇是这样开始一个故事的：碧蓝天空，白色栅栏，红色玫瑰和黄色郁金香，圆鼓鼓地盛开着，翠绿的叶子托着花朵，孩童过马路，女人喝下午茶，老男人浇灌草坪，年轻人徘徊在草地上，低头翻捡着什么；哦，草丛里有一只爬满蚂蚁的人耳朵。

这里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开始：群山环绕的小城，白杨树和槭树的叶子被夏天的太阳晒成墨绿，灰色的楼宇，阳台上鸽子咕咕鸣叫，屋檐下，燕子在泥窝边轻盈地弹跳一下，然后飞走，燕子飞走的地方，有一扇窗，阳光照进窗户，投在临窗的木桌子上，桌上有一张信纸，写着一些字，随后，有个男人走进屋子，拿起这张纸，皱着眉头，开始阅读。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甘肃东部的天泽县，省矿业机械厂电工班的李志亮，留下一封信，离家出走。

李志亮生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祖籍辽宁，是矿业机械厂的子弟。父亲李东强，一九四〇年生于辽宁。母亲郝琴，一九四三年生于河北。李东强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在矿业机械厂担任工程师。哈工大毕业生为什么会来位于甘肃县城的机械厂工作，他从来未曾解说过。郝琴则在李东强的安排下，到厂里的后勤部门工作。李志亮生于河北，四岁时随父母到了天泽，在矿业机械厂幼儿园度过两年，六岁时到天泽县东关小学读书，十二岁小学毕业，随后进入天泽县二中初中部就读，初二时转学到教学条件较好的天泽县一中初中部，高中依然在天泽县一中就读，高三时考入中原机械工业学校，一九八九年，回到省矿业机械厂工作。开始在车间，后来在父亲的协调下，转到电工班工作。

矿业机械厂所在的天泽县，位于甘肃东部，距离省城兰州二百里，面积三千五百平方公里，人口三十八万，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秦始皇时代设县，其后两千多年，面积有扩有缩，但大致位置没有变化。因为地势平坦，位于陇海线，且有河流，有矿产，五十年代之后，陆续有工厂迁移至此。除省矿业机械厂之外，天泽县还有一家冶炼厂、两家修造厂、一家塑料厂，几家驻守在当地的部队。矿业机械厂在当地是大企业，有员工两千。县城的商业，都集中在矿业机械厂、冶炼厂所在的云川北路上。

矿业机械厂的核心部分从辽宁迁来，创始阶段的工人，多数是东北人和河北人，他们的后代也多在工厂工作，工厂有自己的生活区。矿业机械厂由此成了一块飞地。天泽人说当地话和兰州话，矿机厂的人说普通话、东北话、上海话，当地人听秦腔，矿机厂的人听京戏和越剧、沪剧。天泽县最早穿牛仔裤、最早跳迪斯科的，都是矿机厂工人。李志亮在这里长大，需要在两个世界转换。在厂区和家里说普通话和东北话，在学校和县城说天泽话和兰州话。

李东强的外形，有明显的东北人特质，方头大脸，眉眼端正，但性格温顺，沉默寡言，倒是和

本地人比较接近，在非常年代也没有因为言行出挑带来麻烦。但他有个喜好，和本地人不一样，也和他的粗糙外形不一致——他有藏书的习惯，家有藏书接近五百册，而天泽县图书馆的藏书，也不过两万册。但李东强极少邀请人到家里做客，也从徒手拿书在街上行走，甚至一再告诫家人，不要在任何场所被人看到手里拿着书。因此，他的藏书和读书习惯，从没引起人们注意。

李东强和郝琴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李志明，生于一九六六年，中专毕业后，到矿业机械厂工作；二儿子就是李志亮。两个儿子的相貌，比父亲英俊许多，但两个人都有一种蒙尘之感，像是在刚刚制作完成的匕首上，撒了一把土，英俊得毫不明显，需要仔细辨认。两个儿子的性格，也比父亲爽朗，因为基本是在当地长大，有童年朋友，交往范围也更广。

一家人居住在矿业机械厂的家属区，十一号楼三单元302，他们的住房由矿业机械厂自行修建，在一九九二年竣工，根据面积和楼层，以每套1.5万元到2.5万元不等的价格，卖给厂内职工。售卖之前，根据工龄、职称、职务等因素进行了排序，李东强分配到的这套，房本面积九十平方米，实际一百四十平方米，售价2.5万元。

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丝毫古怪之处，全家人的性格、行为，乃至消费、娱乐，就在天泽县城居民的均线附近摆动。生活中的一切细节，一切用品，也像所有天泽人一样，非常容易辨认出。军便服、军大衣、军靴、军用皮带，通常购自县城附近部队门市部，每逢部队廉价处理军用品或者周边，小城青年就蜂拥而至；工作服、绒衣、手套、电工绝缘鞋、挎包，是厂里的劳保用品；脸盆、香皂、洗发膏、牙膏、球鞋、皮鞋、文具，购自天泽县百货大楼，每批就那么几款，可以凭借款式分辨出购买时间。偶然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的物品：比如，有些年轻人，会在周末乘火车去兰州（通常会设法逃票），买花衬衣、卫衣和饰品。还有几次，是白银针织厂等日用品工厂遭遇经营危机，用白汗衫和背心等产品抵工资，员工们拉着产品来到天泽县，在街心花园兜售，价格极为低廉，汗衫五块，背心三块。第二天，天泽县的男性，几乎全部穿上同款汗衫和背心。

在其余地方，天泽县居民的生活，也显得单调和整齐划一。八十年代末，广场舞兴起，因为起初的主力是中老年人，被叫作老年迪斯科。后来，全县三十岁以上的女性，几乎全部加入。九十年代初，气功热，几大气功门派，统治了全城成年人，也有儿童和少年加入。有一位八岁男孩，由家长引领，用一年时间，练到某种气功二级，成为“气功神童”，到处参加报告会并展示神通。一九八八年，《红高粱》获得金熊奖，全城居民出动观影。因为传说此片儿童不宜，小孩都被留在家中，有个孩子因无人看管，在家触电身亡。一九九二年，《大红灯笼高高挂》上映，全城居民又一次倾巢出动。

天泽县也极少发生凶案，大多数治安案件，都在盗窃、斗殴、诈骗这个层级。仅有的几起凶杀案，都是熟人作案，很快就破案。公安局门口，有四个装了玻璃的看板，两左两右，用以展示公安局侦破的凶案，从现场血迹到尸体远景、近景和伤口局部，全部彩色照片，配以仿宋体手写的案情介绍。看板的更换速度，依据凶案发生频率，或者展示，凶案被侦破的频率而定。如果半年没有适合展示的凶案，就半年不换，以至于彩色照片全部褪色。

李志亮的性格，也在均线附近，不算温和，也不至于暴戾，不细腻，也不算粗糙。他的日常穿着，也没有出格的地方，毕竟，父亲李东强最担心的，就是自家人过于引人注目，带来灾祸，每每发现这种苗头，就全力打压。李志亮常穿的衣服，包括一身军便服，两件化纤夹克，几件白衬衣，一身工装蓝的运动款绒衣，冬装是部队的劳保棉袄和军大衣，还有一件托人在空军基地买到的深棕色飞行员皮夹克，带毛领，非常昂贵，但他一直舍不得穿这件衣服。一九九四年，他还曾用一百八十块钱，在兰州市东部批发市场，购买了一件墨绿色的羽绒服，回家之后，在周围的环境衬托下，他发现这件衣服的颜色还是扎眼，第一次穿出去，就被熟人评价为“真骚情”，他再也没让这件衣服上身。

李志亮的爱好很少，可以算作爱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用机械厂的边角料，制作各种摆件。有一阵子，兰州青年流行用炮弹壳、子弹壳制作工艺品，这股风气也蔓延到了天泽县，李志亮不能免俗，找到部队上的熟人，要了些训练用过的弹壳，做了几件东西，但很快就厌倦了。

内容简介

《晚春情话》是韩松落最新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韩松落全新创作的六篇作品。其中，《鱼缸与霞光》居2023《收获》文学榜中篇小说榜榜首，《写给雷米杨的情歌》发表于《天涯》2023年第2期，《雷米杨的黄金时代》发表于《芳草》2024年第1期，《我父亲的奇想之屋》居2021《收获》文学榜中篇小说榜四，《晚春情话》发表于《山花》2023年第5期。

作者简介



韩松落

70年代生人。1995年开始创作，作品见于《人民文学》《收获》《花城》《天涯》《散文》《大家》《小说界》等。2004年开始在《时尚芭莎》《看电影》等百余家媒体开设专栏，获2012《智族GQ》“年度专栏作家”。著有《春山夜行》《为了报仇看电影》等，发行音乐专辑《靠记忆过冬的鸟：韩松落个人作品集》。出镜《跟着唐诗去旅行》《中国这么美》《文学的日常》等纪录片。担任平遥影展、澳门影展等多项电影节评审。

作为诗人的米开朗琪罗
(1889)译林出版社 2024年3月
「德」格奥尔格·齐美尔论艺术
《齐美尔论艺术》
张丹 编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格奥尔格·齐美尔论艺术、社会与美的20篇经典论文，主题多样，不仅包括他对米开朗琪罗的诗歌、达·芬奇的绘画、罗丹的雕塑等的趣味性探讨，也包括他对艺术的形式、风格、法则等的更具理论性的美学反思。

当我们欣赏最具崇高性的自然奇观时，我们不仅会被它们整体的辉煌与美丽所吸引，而且也会时常会产生某种窒息感、陌生感，甚至于轻微的不快感。在那些自然奇观面前，我们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湮灭了。纵然上一秒，我们还觉得，自己的心灵可以将那些自然奇观完全吸纳进来，但转瞬之间，我们的心灵就在这信誓旦旦的任务面前败下阵来，完全丧失了要去征服那些自然奇观的斗志。我们无法理解这样强大的东西，因为，我们与这样强大的东西并不相同。我们不可能与这样强大的东西相同，因为我们不理解这样强大的东西。此种境遇，有时，就像我们与最伟大的人面对面一样。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个人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或是一个人因自身要面对一切无法理解的东西或某种缺失而产生不舒服的感觉，而人们之所以产生不舒服的感觉，正是因为，那种缺失足以让我们以巨大的全景视野，加倍难堪地记起人性的所有不足。总之，在那样的人物面前，我们获得的并不总是纯粹的愉悦，反倒是稍微逊色些的重要形象，总会亲切又可靠地唤起我们纯粹愉悦的心情。

也许，那些能够更深入地思考米开朗琪罗的人经常会产生这种复杂的心情。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把毫无抵抗力的我们卷入了一个世界，在这里，我们才突然意识到，我们既不完全熟悉这个世界，也不想完全熟悉这个世界。他的作品带有惊人的艺术表现力，面对他的作品，我们的心灵久久不能平静。然而，令我们无法想象的是，这位艺术家竟在如此激动人心的思想与激情中达成了内心的和解与平静，这份和解与平静绝不属于脆弱的心灵，因为脆弱的人都想远离无休止的争斗。由此，米开朗琪罗的个性着实向我们散发出强大的魅力。尽管除了他创作的摩西像、美第奇家族陵墓群雕以及西斯廷教堂穹顶画，我们的确对他一无所知，但我们可以猜想到，他的精神是那么丰富，他的情感是那么深沉，他的理想主义是那么纯粹。然而，当我们试图要向他走得近些时，总有些东西又把我们撞了回来。那些东西里包含着：某种闷闷不乐、沉默寡言又冷冷淡淡的本性（这种本性是由那种因伟大所注定的孤独导致的）；粗糙又极其恶意的面容；尤为关键的还有，病态的忧郁以及个人勇气的贫乏。当然，这些都只不过是外在的东西。然而，当人们把米开朗琪罗同任何一位与他同等伟大的人物（例如，贝多芬）进行对比时，就会发现，米开朗琪罗身上的那种与其内在秉性截然相反的外在特征更加显眼。他看起来吝啬，却秘密地捐了一大笔钱；他在牧师和教皇面前自信且粗俗，可他又是的确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他的行为举止既不和蔼可亲，又欠缺教养，可他的诗歌所展现出的他的内在，却又是那么仁慈恭顺，且充盈着最敏锐的感悟力。米开朗琪罗的父亲是个脾气喜怒无常、忘恩负义且滥用父权的人，这使得米开朗琪罗失去了对生活的兴趣。在父亲面前，他自己时常保持着足够粗俗又非常暴躁的态度。尽管如此，他在行动上始终是最悉心的儿子。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曾说道：

如此大的悲伤与痛苦竟落在人的身上，
他感受着它们，或愈加深沉，或愈加轻微；
我的情感，在我心中，唯有上帝才知晓。

他生命中的内在浪漫，只在他的诗歌中才清晰可见。同时，这种内在浪漫凭借他完美的内心化、惊人的温柔与奉献给人们带来了双倍感动。